



中国旅史

章必功
· 著

(滇) 新登字 01 号

责任编辑: 朱 原

封面设计: 叶松青

书名题字: 樊端然

中国旅游史 章必功 著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印装: 云南新华印刷一厂 云南新华彩印厂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875 字数: 340,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001~9000

ISBN 7—222—01002—5 / G · 89 定价: 14.25 元

序 一

郁龙余

《中国旅游史》问世了。这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在学术界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本系统地、科学地研究中国旅游历史的专门学术著作，不但填补了我国旅游科学研究的一项空白，而且为编写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完整的《世界旅游史》提供了重要的基础。

中国古代，对旅游有着多种表述。

“旅”，唐代孔颖达《周易正义》：“旅者，客寄之名，羁旅之称；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谓之为旅。”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又凡言羁旅，义取乎庐；庐，寄也。”旅居、旅客、旅行、旅途、旅程、旅舍、旅食、旅思、寄旅、商旅等等，皆从旅而来。“游”，有游玩、交游、逍遙、游历、行走等意思，《书经》、《诗经》等书中屡有出现。游人、游学、游艺、游方、游宴、游宦、游说、游猎、游观、云游、遨游等等，尽由游字化衍而出。还有一个“巡”字，实际意义与游相仿佛，只是具有浓厚的官家色彩，如巡使、巡狩、巡抚、巡检、巡幸、巡视等等，几乎为官家所独占。“观光”一词，出现也很早。开始时满是皇家气派，谓得位帝王明习国之礼仪。后来，称巡视考察政教风俗为观光。《易经·观》云：“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元代名臣耶律楚材诗云：“黎民欢仰德，万里喜观光。”隋唐时，观光一词引进日本，并沿

用至今。当然，其间含义已有所变化，成了旅游的同义词。

旅游一词在中国的出现，以前许多学者认为是晚近的事，甚至认为是外来语的汉译词汇。其实“旅游”一词并非外来词，中国古已有之。齐梁时沈约（441—513）的《悲哉行》即有“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的诗句。笔者曾请深圳大学信息管理室查询“《全唐诗》电脑多功能检索系统”，结果证明《全唐诗》中以旅游为题的诗共6篇：它们是贾岛的《旅游》、李群玉的《旅游番禹献梁公》、李昌符的《旅游伤春》、高适的《东平旅游奉赠薛太守二十四韵》、王建的《初冬旅游》、刘沧的《春日旅游》。旅游一词在《全唐诗》诗句中共出现22次，它们是“应思阙下声华日，谁谓江潭旅游子”（赵冬曦《邕湖作》）；“上国旅游罢，故园生事微”（韦应物《送姚孙还河中》）；“相识仍远别，俗归翻旅游”（高适《别韦五》）；“北阙驰心极，南图尚旅游”（于良史《冬日野望寄李贊府》）；“世难那堪恨旅游，龙钟更是对穷秋”（贾岛《上谷旅夜》）；“灯微静室生乡思，月上严城话旅游”（刘沧《与重幽上人话旧》）；“乡国乱离后，交亲半旅游”（许棠《冬杪归陵阳别业五首》）；“朱门泣别同鲛客，紫塞旅游随雁臣”（殷文圭《边将别》）；“忆昔鄱阳旅游日，曾听南家争捣衣”（陈陶《鄱阳秋夕》）；“华发始相遇，沧江仍旅游”（皎然《送张（仲）彝归长沙》）；“羨子去东周，行行非旅游”（齐己《送刘秀才往东洛》）；“来到江上久，谁念旅游心”（尚颜《江上秋思》、一说为尚志《江上秋志》）；“早岁从旅游，颇谙时俗意”（白居易《适意两首》）；“忆昨旅游初，迨今十五春”（白居易《朱陈村》）；“江海漂漂共旅游，一尊相劝散穷愁”（白居易《宿桐庐馆同崔存度醉后作》）；“何处征戍行，何人羁旅游”（白居易《新沐浴》）；“旅游唯得酒，今日过明朝”（田澄《成都为客作》）；“过岭万余里，旅游经此稀”（张籍《岭表逢故人》）；“旅游知世薄，贫别觉情深”（许浑《旅中别侄》）；“乡思不堪悲橘柚，旅游谁肯重王孙”（谭用之

《秋宿江上遇雨》);“旅游无近远，要自别魂销”(灵一《送王法师之西川》)。笔者一一列出，实因不敢专享。

至近现代，旅游的内容与形式都有所发展，加上人们对其内涵与外延的认识各不相同，所以各国学者对旅游的定义也互有出入。有所谓“交往性定义”、“动机型定义”、“艾斯特(IASET)定义”、“综合性定义”等等。这些定义都有成立的理由，但都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出旅游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中的重大意义。

到底应该怎样认识旅游呢？我们认为，应当从人类追求与外部世界和谐的本质特性中去寻找答案。

人为万物之灵，是生命发展过程的最高存在形式。运动是一切物质的根本属性，生命的出现，将这一属性提高到新的阶段。生命自从它在“生命汤”中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在不断追求自身与外部世界的和谐，我们不妨称之为“审美感应”。生命本身正是在这种不断求取与外部世界和谐的审美感应的漫长过程中，获得了从简单到复杂、低级到高级的发展。

生命从单细胞的原生生物发展到鱼纲，机体部的十大系统基本齐全了；从扁虫门发展到爬行类纲，感官部的五种感官先后出现了；从爬行类纲发展到人科，中枢部形成并得到巨大发展。机体部、感官部、中枢部的先后出现，是生命不断扩大与深化同外部世界的和谐的需要与结果。感官部五种感官的先后出现，更加明确地告诉了我们这一点。在感官部中，最早出现的是味觉，接着是嗅觉，然后是触觉，最后出现的是视觉与听觉。从这个味觉→嗅觉→触觉→视觉→听觉的发展顺序中，我们可以清楚地认识到，感官随着从化学的向物理的方向发展，生命审美感应的范围不断扩大。人类中枢部的出现与发展，是建立在感官部的充分发达之上的。一方面，中枢部通过思维，使审美感应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另一方面，通过纠正感官部对外界信息的肤浅处理，使人类对外部世界的审美感应进入到更深刻更高级的阶段。人类远方

崇拜的天性，正是生命不断追求和扩大、深化对外部世界的审美感应的本质特性的反映。

远方崇拜，实质上是人类眼、耳等感官的审美感应的延伸与扩展，就是想感知眼看不到、耳听不到的远方世界。我们认识到：一方面远方崇拜符合生命对外部世界审美感应由近及远的发展规律，它所产生的憧憬、遐想、幻想、求索与探险的精神，是人类不断开拓前进的动力；另一方面，远方崇拜由于超离人的直接感觉与经验，往往带有虚幻不实的成份，对远方世界产生盲目性。人类通过旅游身临远方世界，亲耳听一听，亲眼看一看，有效地克服远方崇拜可能造成的盲目性。

在人类前进的道路上，我们的先人感到脑不够用，幻想自己能变成智多星、神算子，能够神机妙算、未卜先知；感到自己的手不够用，幻想能有一双万能的巧手，能够鬼斧神工，巧夺天工；感到脚不够用，幻想有一双飞毛腿、一副风火轮，能够日行一千夜行八百；感到眼、耳、嘴不够用，幻想有一双千里眼、顺风耳，有一张巧嘴、铁嘴，有一副金嗓子，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出口成章、歌声悦耳悠扬。所有这些，不仅表达了古人不断创造文明的要求，也表达了古人不断提高交际能力、扩大交际范围的要求。

随着时代的进步，古人的这些幻想，由一项项的发明逐渐变成了现实：脑的系统，从算筹、算盘、计算器到电脑；手的系统，从简单的各种工具到机械手；脚的系统，从车、船到飞机、火箭、飞船；眼、耳、嘴的系统，从瞭望台、号角、锣鼓到望远镜、电报、电话、雷达、广播、电视等等。随着控制论的诞生和发展，将这些机器的脑、手、脚、眼、耳、嘴组合起来，制造出了现代意义上的机器人。人们又将机器人装上宇宙飞船，作为自己的替身与使者，飞向太空去寻觅自己的外星同类。这项实验一旦成功，其意义将无可估量，人类将进入太空旅游的新时代。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旅游产生于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和谐的天性，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作用。这种作用，随着时代的前进，不但不会消失，而且会变得愈来愈重要。

当然，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是“大旅游”，不仅仅指人们常说的那种“纯旅游”。大旅游是从广义说的，纯旅游是从狭义上说的。以前人们研究旅游，大都是从纯旅游着眼，这样得出的结论势必受到局限。旅游经济活动论所以失之偏颇，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另外，旅游与旅游业是不同的概念，尽管这两者密切得再也不能密切了。旅游主要是旅游者的事，而旅游业则主要是旅游经营者的事。以前，我们研究旅游，总是囿于经营者的立场，所以得出旅游是经济活动的结论。如果说经营旅游业是一项经济活动，无疑较为正确；而旅游的内容极为丰富、广泛，岂止经济而已。

我们对旅游作如下的界定：1.旅游是一种广义的审美（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的和谐）形式，是人类最基本的活动之一；2.旅游是一项广义的文化活动，它既是文化的创造过程，又是文化的消费过程；3.旅游具有跨越空间的特点，往往超越地区、国家和洲的界限，并正在向太空发展；4.旅游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相始终。

人类的旅游活动与文化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在与古猿揖别之初，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低下，难以逾越地理上的险阻。所以当时的文化极其原始，人类涉足的范围极小。后来，随着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和文化的不断发展，人类涉足范围逐渐扩大。旧石器时代，人类无法逾越雪山、沙漠、海洋等险阻，只能在以这些天然险阻为界限的单元地域内辗转。新石器时代，人类已经能突破陆上险阻，海上也有了短距离的旅行。到了青铜器时代，征服雪山、沙漠的能力进一步提高，海上旅行大为活跃，航行距离得到充分延长。铁器时代，征服海洋的能力进一步

增强，东西方之间在出现了“丝绸之路”之后，又出现了“海上丝绸之路”，更有汉代楼船远航印度洋、郑和七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麦哲伦船队环球航行等壮举。蒸汽机时代，人类从陆上完全打通了地球，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旅游和文化交流。到了电子时代，人类又开辟了空中通道，地球上的旅游得到了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从上可知，人类旅游范围大小与文化发展程度成正比，文化愈原始，旅游的范围愈小；文化愈进步，旅游的范围就愈大。当然，文化的发展与旅游的发展是互为因果的，文化的发展必然带动旅游的发展，而旅游的发展又必然促进文化的发展。

目前，一门崭新的学科——旅游文化学正在孕育之中。它以旅游与文化的各个类别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旅游在人类发展史上的地位、功能与影响，为旅游事业的发展提供宏观的、科学的指导。关于旅游文化，目前学术界众说纷纭，没有统一的定义。笔者在首届中国旅游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了如下界说：“旅游文化是指与人类旅游活动紧密相关的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它包括旅游院校开设的各类课程，诸如旅游学、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旅游美学、旅游经济学、旅游营销学、旅游资源学、旅游史、导游艺术等等；以及文学、艺术、哲学、博物学、考古学、民俗学、宗教学、体育学、食学、医学、建筑学、行为学、闲暇学、老年学、文化生态学、园艺学、色彩学、公共关系学等等学科中的相关部分；还包括交通工具、酒店宾馆、娱乐设施、旅游景观、旅游服务等等构成的旅游产品。”显然，这是一个宏观的定义，还可以有中观的和微观的。

必功先生在《中国旅游史》中并没有给旅游文化下定义，但贯穿全书的思想是与我相通的。书中写道：“正如初民时代富有审美意味的活动莫不酝酿、托胎于生存斗争的各种形式，如原始的集体生产劳动孕育了优美的诗歌、音乐、舞蹈，原始的简陋的工

具制作孕育了精巧的手工艺……这原始人艰难困苦的山间跋涉则播下了旅游文化的种子。……发生在原始农业定居背景下的氏族迁移，进一步培育了原始人的旅游意识和旅游活动，预示着原始人在过去开发山林的道路上播下的旅游文化的种子即将在高原广陆发芽开花”。又在第三章第七节《旅游文化的序幕》中写了“概念的明晰”、“儒道旅游观”、“文以载游”、“旅馆雏形”等内容。作者这里对旅游文化的理解，是多么的睿智。

《中国旅游史》胜义迭出，多有发凡。例如，作者在第一章中写道：“原始人在崇山峻岭中的奔波是人类开发空间，认识世界的最初途径，也是人类创造具有审美意味的旅行活动即旅游的必经之路。”认为“乐山乐水的趋向”、“登临神山圣境的愿望”和“地理博物知识的积淀与追求”是“潜藏在原始人集体无意识中的旅游意识的基因”。这就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类旅游的起源，从根本上纠正了旅游产生于近代的错误观点。

本书以社会文化发展为背景，在详尽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每个时代的旅游作出深透、科学的分析，史论并重，抓住重心，主次分明，突出每个时代的不同特色。例如，第四章写“秦汉旅游”，突出“万里长征”、“万里作客”、“游历四海九州”、“横绝戈壁流沙”的“雄风壮采”；而到第五章写“魏晋南北朝旅游”，则与秦汉判然有别，突出的是“玄游、仙游、佛游”，弥漫着哲学思辩、宗教色彩和超然情怀。正因为作者能正确地把握住每个时代的旅游的不同本质特征，所以整部《中国旅游史》写得鲜明酣畅，有声有色，波澜起伏，代代有新意，章章不雷同，妙趣横生而纲举目张，使人感到明快、娟美而精到。避免了泛泛道来，罗列史料，流于豆腐帐的尴尬局面。

本书用宏取精，文辞简美，是一本理想的高校教科书，深受大学生们的喜爱。这一点已在深圳大学几年的教学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同时，我相信这也是一本广大社会人士特别是广大旅游爱

好者所喜爱的高级读物。所以，我乐意向大家推荐。

必功先生在繁重的教学、行政工作之余，夜以继日，精心制作，写成这本《中国旅游史》，难能可贵，可庆可贺。付梓之际，作者嘱我写序，理由是因为我没有什幺名气。作者北大的师友中知名鸿儒硕学很多，不找名人而专找无名之人作序，可谓是一种新见地。我盛情难却，写了如上这些话，权以为序。

1990年10月改定

序二

石鹏飞

不仅仅把“旅游”看作是一种现代意义上的受个人意志支配的、以游览、游乐为主的旅行，而置之于一个更为久远的历史范畴作历史性探索，章必功先生这一见解倒与笔者的见解不谋而合。笔者称“旅游”为“位移”——旅者，行旅也；游者，漂游也。且分“被动位移”——迁徙，“主动位移”——游览、游乐两类，于是，“旅游”的内涵便大大加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旅游”，正与人类相终始。

“史”就是“事”。初民时代的“被动位移”尚待考索，未便作定论。因此，我寻思章必功先生视“黄帝”为第一位“旅游家”，是有其经营之苦心的。因为这样的安排，既可避开“黄帝前”的旅游史实虽能言之，然苦文献不足征的短处，也可以作为一种象征——现今的中华民族的主体部分又有谁不以“炎黄子孙”而自居自傲呢？所以，当作者把这位“东至于海”、“西至于空桐”、“南至于江”、“北逐荤粥”、“迁徙往来无常处”的“黄帝”与“旅游”挂起钩来，可见其智慧。

前人说，“一本二十四史，真不知从何说起”。一旦有了“说起”之由头，则好比打开话匣子，其话遂一如汩汩之流。章必功先生由“黄帝”而循迹“原始的游踪”，再继以夏、商、周三代熙来攘往的“三代商旅”，又谈及外交、婚姻、田猎、游学乃至三闾大

夫“行吟泽畔”的“东周旅游”，复说到初闻太平洋、凿空西域的“秦汉旅游”……从而把现代旅游概念萌生前的一段“前史”描述得如山阴道上的美景，令人常有应接不暇之叹。

章必功先生认为，古人对旅游精神领悟最深的是庄子，笔者颇有同感。受庄子影响，东汉以降，魏晋玄风扑面而来，其时的士大夫无不以寄情山水为赏心乐事。嵇康欲“采薇山阿，散发岩岫”，王羲之称“登汶岭、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谢灵运发明了登山鞋，陶渊明“命车”“棹舟”地去“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这可谓中国旅游史上的黄金时代。玄风的掀起，固然有当时的政局黑暗导致不少人以借山水来作自己远身避害的庇护所的因素，但从更深层的原因去思考，则蕴含着人类对随着文明进程的开展而带来“自然”、“自由”本性失落一种深情的回顾。凡此种种，与我们今天去草原领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景观，涉九寨沟乐山乐水，徜徉泸沽湖畔探秘“女儿国”……又有何不同呢？

曾听人说，一本好的史学著作，除了素材之宏富，结构之谨严，语言之精美外，还在于见解之高超。以见解言，章必功先生实在不乏。象笔者上面谈到的章先生对“旅游”一词的历史辩析，就能做到由古及今，推表入里。所以，这本《中国旅游史》就绝对不是那种被史学界嘲笑的“断烂朝报”的东西。

这里，还想谈谈章必功先生的语言。章先生的语言，文采斐然而又轻松幽默，绝无经院气。随便挑一段来看看，书中的《逍遙游》一章谈到“佛游”，作者写道：

“有晋中兴，玄风独振”，初来乍到的佛学不得不攀附玄学，而玄学崇尚自然，玄学中人素以山水点缀神形，以玄游标榜风度，这就使一班佛门教徒也讲佛性即自然，佛法即自然，并把优游山水，品味山水和在游山玩水时切磋玄理，发微禅机推为名僧的一种派头。有这

种派头的，深受士林赏识，没有这种派头的，又想和士林套近乎，恐怕只能看人家的白眼，因此连平常吃饭都不肯花钱的和尚也舍得出大价钱去买山买水，专供栖迟交游了。

在史学界，翦伯赞的语言功夫是备受称道的。譬如翦先生曾称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将皇袍当衬衣穿在里面”，形象而又深刻。笔者认为，章的语言虽未到翦的炉火纯青，但路数大致相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双向交流，使旅游业大为兴旺。在此背景下，章必功先生这本起点甚高、视野甚宽、观念甚新的《中国旅游史》出版，的确可以说为国内旅游文化的历史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郁龙余先生称此书“胜义迭出”，以我的阅读感受而言，确非虚誉也。

于云南大学九家村寓庐

目 录

第一章 原始的游踪——旅游溯源	1
(一) 高山仰止	1
(二) 寻找芳草地	6
(三) 探幽历险 博览神州	9
(四) 导游世界的蓝图	14
1.天圆地方	14
2.地倾东南	16
3.五藏四海	16
第二章 熙熙攘攘 利来利往——三代商旅	19
(一) 始牵牛车远服贾	19
(二) 九州通商	23
(三) 车轂击 人肩摩	26
第三章 交游之风的兴盛——东周旅游	34
(一) 礼尚往来	34
(二) 千里远结婚	36
(三) 宫廷游乐	39
(四) 萍萍学子 越陌度阡	42
(五) 周游列国 朝秦暮楚	47
(六) 骚人行	49
(七) 旅游文化的序幕	51

1.概念的明晰	51
2.儒道旅游观	53
3.文以载游	57
4.馆舍俨然	58
第四章 万里征途常作客——秦汉旅游	62
(一) 巡游天下	62
(二) 初闻太平洋	70
(三) 凿空西域	72
(四)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79
(五) 悲凉的仕途奔波	84
(六) 恢宏的拓展	88
1.广开游路	89
2.开发名山	90
3.秦苑汉宫	93
4.铺采摛文，状景体物的汉赋	96
5.旅游观念的进步	98
第五章 逍遙游——魏晋南北朝旅游	101
(一) 玄游	101
(二) 仙游	112
(三) 佛游	118
(四) 新纪元	131
1.适意自然，返朴归真的哲学精神	131
2.“以形媚道”，“澄怀味象”的自然审美	133
3.山水诗·山水文·山水画	139
4.庄严的宗教景观	151

第六章 游客如云 游道如海——隋唐旅游	157
(一) 龙舟争流大运河	158
(二) 田园山水客来勤	163
(三) 饮马长城窟	176
(四) 放歌纵酒 漫游南北	185
(五) 唐僧西游记	202
(六) 日本游华热与唐人东渡风	215
(七) 卓越的功劳	222
1.交通发达	223
2.馆舍遍地	225
3.景观烂漫	227
4.文化交流大丰收	238
5.“图·志”新编	242
第七章 柳暗花明又一村——宋代旅游	249
(一) 游中未敢忘忧国	251
(二) 景物理趣	271
(三) 城市风光	283
(四) 游客重文旨且多	301
第八章 华夷小合唱——元代旅游	311
(一) 全真道长丘处机	311
(二) 契丹文士耶律楚材	316
(三)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	319
(四) 摩洛哥人伊本·贝图达	324
(五) 罗马教皇的特使孟高维诺	325
(六) 汉族游子汪大渊	327
